

赵斐云先生致徐森玉先生函

上海博物馆 柳向春

今年适逢徐森玉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，辞世四十周年，谨将所见海宁赵万里先生致先生手札若干篇整理发表，以为纪念。

徐森玉（1881—1971），原名盅，更名鸿宝，初字寂之，后字森玉，以字行，浙江吴兴（今湖州）人。尝问学于白鹿洞书院，后转入山西大学堂，攻化学，成绩斐然，尝偕学友同编《无机化学》、《定性分析》，有“奇才”之目。为山西学政长白宝熙所赏，多加眷顾，后之谙习文献、精研古物，即自是始。历任奉天测绘学校及实验学校监督、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等。民国肇建，为教育部佥事，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、京师图书馆主任。1924年11月，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，后任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兼善本、金石部主任，又改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。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，参加主持故宫文物南迁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蛰居沪渚，协助文献保存同志会诸贤搜购珍籍善本。建国后，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、上海博物馆馆长、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，为第二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森老一生为国家征集鉴定文物无算，有“国宝”之誉。文革中，以“反动学术权威”之名首当其冲，备受挫折，于1971年5月19日含冤辞世。

赵万里（1905—1980），字斐云，别号芸龠、舜龠。浙江海宁盐官人。东南大学中文系肄业，后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助教，多得同乡王国维指示学问。1928年转往北平北海图书馆工作，得徐森老指导为多。历任中文采访组组长、善本考订组组长、编纂委员、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编辑、善本部主任，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约及通讯研究员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、文献馆专门委员，并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法大学、辅仁大学、中国大学等校任教，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、目录学、校勘学、版本学、中国雕版史、中国戏曲史、中国俗文学史、词史等课程。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（今中国国家图书馆）研究员，兼善本特藏部主任。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1979年当选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。曾主持《赵城金藏》修复工作及《永乐六典》辑佚工作，举办《中国印本书籍》等善本专题展览，为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讲授应用目录学等。撰有《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》、《魏宗室东阳王元荣与敦煌写经》等论文，主编《中国版刻图录》（1960年初版，1961年增订）、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（1931）、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》（1959）、《海宁王静安遗书》等，辑释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（1931）、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（1956），又辑有《元一统志》（1966）、《析津志辑佚》（1966）。

等。1980年6月25日，因病逝于北京。

1、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）森翁先生大人尊前：敬肃者，五月初奉到手书山谷诗一章，知大驾已离沪南行。旋葛仲勳郎君北来，谈及公乘车伤足，以致出行愆期，事出意外，寝馈难安。当即函询谛兄。嗣得书云足疾早痊，现已抵赣云云，私衷快慰，积虑顿消，惟冀吾公吉人天相，早日到达陪都耳。上月济川来言，大驾已平安抵渝，正拟驰函详陈近况，忽有人转告云，某氏在渝于沈公座上得见吾公，公将因事乘机去沪。昨接谛兄函，知公果已安抵沪滨，但不知公之去沪究为何事？以里度之，定系七八月间沪地空袭频繁，政府轸念图籍，挽公前往料理必要措置耳，便乞示知为幸。兹值天开景运，日月重光，谨将平馆数年来实况以前形格势禁未便明言者略陈其概，惟先生垂警焉。平馆自卅一年重开后，先以周知堂之无能，继以王古鲁之债事，尽人皆知，无待赘述。卅二年春季，俞某以老官僚来领馆政，初时尚知爱惜羽毛，后即贪墨无度，馆款除同人薪金照发外，余款一概视同外府，举凡办公之文具、杂用之什物，均付缺如。会计李君乃其内戚，庶务何某乃其子之密友，均其爪牙。而何某尤为跋扈，伙同木匠，将库存榆木桌椅及中海旧木料数万斤及其他电扇之类，连车取去，据为私物（后俞去任时，为同人举发，索还者仅一部分耳）。今年春，俞被迫去职，将馆款作成种种报销，全数提空。何某亦连带去职。代俞者为粤人张煜全（张系孙洪芬之亲家，但与孙似无甚交谊），此君人尚稳健，亦时有倒行逆施处，但不如俞之甚耳。里去春北返后，决心于暑期内结束各事，移家来沪。嗣因百物上涨，迁徙为难，而馆中现状在在堪虑。宋君惟图苟安，大权旁落。王、顾虽精明强干，高人一等，然皆病体支离，憔悴日甚。设里一旦绝裾而去，代里者必系傅某（此君有使馆中要人为其后援），此君一进书库，李、陈诸君必不能相安。再四考虑，惟有牺牲到底，以度难关之一途耳。自后物价日高，陈君等私人经济渐频绝境，为之张罗抄件，多方设法，赖以糊口，种种困苦，笔难尽述。及俞去张继，傅遂乘机谋夺宋职，不得逞。嗣移目标于顾，引外力为重，几至成讼，至今年四月达最高潮。里等念同舟共济之谊，无不同情于顾。终赖馆方明达，得以化险为夷，而傅亦自此不敢再举矣。此中详情不值一谈，然因此可见应付环境之难，总之，旧同人年来衣敝食糲，以求苟活，无负于馆而有损于己。至今平市文教界提及燕大、北大、清大图籍之散亡，无不痛惜，而于平馆图籍之获全（此指北平部分而言），独无讟言，洵非偶然也。吾公视馆事如己事，视馆中同人如伤，如能哀其遇而谅其衷，不胜幸甚。此间春季有人传言，守和先生去年已被任为中央图书馆长，慰堂则改任中山文化教育馆长，未知确否（里细思恐不确）？如守公任中央馆，是否仍兼平馆？又守公现时想仍在国外，在未返国前，未知何人前来接收？又平馆与中基金会之关系是否仍如战前？目前王、顾二君曾联名去电促袁公早日返平，电由农林周贻春部长转，至今未得覆，可知袁公必不在渝也。又闻教部任沈三先生为华北文教接收专员，如此则平馆暂由沈公接收亦未可知。吾公新由渝到沪，必有所闻，乞不吝见示，以便转

人，至盼至祷！如一时无暇作书，乞告谛兄便中代复。稻公今春丧母，且受人攻击，三月前，幼渔先生开吊时曾晤见，语颇牢骚，且频以吾公南行，恐不胜跋涉为念。马巽伯月前与张仲威闹翻，已辞中南，改任天津自来水局新职。《秦孝王造像碑》全文从周养庵借得墨本校录一通，附呈，乞警及。沅老病象未见进步，但能起坐抽烟耳。刚公近因书籍交易停顿，久未晤面，想近况必尚佳也。余详致谛兄函中，乞参阅。勿上，敬请

道安

末学 万里拜上

十七日深夜书此

叶玉老前乞代为致意问安。

以中兄均此致候。

又昨晤辅大英千里先生，云沈公有电来，不日到平，但至今尚未到。

2、（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、十日）……（前缺）成寐，此次沈阳接收赏溥杰各书共九十二种（书目可向慰堂兄索阅）（十九系残帙），中有宋版《经典释文》，仅存三函十八册，较原目四函廿四册尚缺六册。近闻人言，估人赴东北者携归字画（闻有宋画数卷，已寄沪）（里亦有所调查，容后再告）、书籍，但秘不示人，百计追寻，始得见《经典释文》五册，系原书一至六卷，每册首尾，元崇文阁官书印、明文澜阁印、明万历三十三年朱记（孙能传编《内阁书目》时所钤，除陈澄中藏《梦溪笔谈》外，仅此一见）及各御玺赫然具在，以意度之，当系绛云楼故物，叶林宗据以影抄者也。乃不动声色，与之理论。初索五百万，再后落至二百。但回顾平馆，不名一文。王子访辈，又蠢然不知学问为何物。乃连夜求援于傅公孟真，渠亦称奇不置，由里手写借据，向北大借得现款，驰往交割，抱书归馆，为之大快！里所以作此紧急措置者，因恐平津有力者得知后，估人大索高价，吾辈更无法问津也（某君已先知有此书，追索甚急。迟一步恐连书也看不到）。里自今春竭尽心力为平馆收得海原阁书后，自谓此后决不再管闲事，今又故态复萌，再作冯妇，吾公闻之，得毋以为迂乎？此间亦有所谓古物保管会或文物调查会者，主其事者皆知名之士，既无常识，亦无毅力。王世襄年少好事（世襄近与里过从甚密），除字画尚能通晓名目外，其他古物、书籍亦非所素习。光复后，不知放走了多少古物。此中甘苦，可为知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。此事请勿转告沪上平估如孙助廉之流，除谛兄及其他同好外，亦勿宣扬为幸。细思此事，与聊城兵燹后海原阁书散出一事相类，此后或当源源而来，里亦不愿再管闲事矣，吾公如有所见，乞不吝纸墨，惠示数行，无任感恳。拉杂书此，不恭之至，千乞鉴谅为祷。肃上，敬请
崇安

末学 万里再拜

九月九日夜十二时

谛公均此致候。

此函未发，今日又有人秘密送阅程颐《易传》六卷（全书）（《天禄续目》经部宋本第一部），六册，一锦套，宋刻宋印，白麻纸，白口，刊工与《圣宋文选》相似，盖婺州本也。有传是楼印及各御玺。索八百万，里匆匆记行款后还之。此书不足动我心，然就书论书，亦宋刻上驷也，吾公以为何如？

十日午刻又及。

此函阅后付丙为幸，里又叩。

3、（约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）森老赐鉴：顷奉惠谕，敬悉种切。印泥单据三纸已收到。旧纸三种，能否八折作价？如物主同意，请即示知，以便汇款。《淮海》、《六一》如三千能成交，决不算贵（便宜之至）。《司马温公》想在王氏另一房手中，目前有希望否？顾氏书目，闻有黄跋书及宋元本多种。中有宋本《风雅遗音》（南宋人林正大所作词），案此书有明刻本（也很罕见），未知此宋本可靠否？顾先生如愿出示全目，不胜大愿。《淮海》、《六一》，候示寄款不误。以中先生事件，遭事恶徒，闻将法律解决。勿上，敬请

道安

末学 万里再拜

五月九日

馆中采访部杨殿珣同志嘱笔请安。

琐琐渎神，感荷不尽，容再面谢。

4、（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八日）森老赐鉴：兹订于今天（五月廿八日星期四）下午七时左右，假座东安市场和平餐厅（在南门内国强旁边）餐叙，同座有周弢翁。请早临为幸！

张珩、赵万里谨上

廿八日上午六时

5、（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）森老赐鉴：月前寄上一书，想早收到。北京图书馆组织南下参观团，共有团员十二人。今已启程去济南、南京转赴沪杭。善本部冀淑英担任善本编目工作有年，粗识版

拟赴上海图书馆参观学习。顷已另函馨吾、凤起两兄介绍，并开列一书单（约十余种，麟麈写经（此为上海博藏品）、宋本《杜诗》、《东观余论》等），敢请先生电告馨吾、凤起两兄及其他有关同志，届时鼎力协助，无任感荷。傅晋生返京，携来《泰和本草》，纸墨双绝，叹为观止。段懋堂《说文注》曾提及袁氏五砚楼有金刻《本草》。此书尘霾已百余年，一旦复出，真可喜也。匆匆，敬请道安

末学 万里再拜

十月廿三日

稚柳先生同此致候。（附信封，上存北京 1954 年 10 月 23 日邮戳上海 1954 年 10 月 25 日邮戳）

6、（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）森老赐鉴：在沪时辱承厚贖，临行时复叨盛饌，感何可言。到京后，又值学习进入紧张阶段，未能早日致谢，深以为歉。上海图书馆收藏弘富，目录稍加修正，便可出版。宋刻本《汉隽》误作明刻（此承潘氏《滂喜斋目》而误），明黑口本误作元刻本，此等处亟宜订正。又一般版本如有批校，仍须注明原书版本。有明抄本，当有清抄本。能详者则详之，不能详者则略之，各以其是，不必强求一律。批校人一律称名，以求划一。分类虽以《四库》为准，然不妨稍有变动。如“史部·载记”可取消（其书改入“杂史”），“集部·词曲”可分家。以上所云，是否有当，乞加斧政。陈氏荀斋藏书，已于日前移送到馆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庐山本《白氏文集》残本，疑是北宋本（字体宽博）。现正努力编目，大约明春可以告成。贱躯近日尚能支持，惟坐久即觉头眩，拟作针灸治疗，未知有效否？治喘药水，伯郊兄已寄到二瓶，已够用矣，感谢之至。前见修绠堂有《高丽藏雕造考》，想已寄到，甚念。梦家兄已赴郑州工作，尚未晤见也。匆匆，敬请钧安

末学 万里拜上

七月三十日

沈同志暨稚柳、瑞钊诸先生同此致候。

7、（约一九五七年）森老赐鉴：许久不同（通？）音问，想起居胜常为颂。王育伊兄返沪后得癌病，形势严重，未知近况如何？系念之至！春后迄今，书市寥落，好书极少。沪上见闻如何？盼能告知一二。今年书款有余，苦于无书可收，王寿珊宋本书如能解决，最为理想。前时宗威先生来函谈及此事，近又寂然。价格可否代为酌定，候示即寄款办理。近来步履如何？贵恙想日就痊可，念念！馆中右派共二名，一党员张某，一张申府，正在追击中。梦家……（下阙）

8、（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九日）森老赐鉴：两奉惠书，敬悉一一。育伊兄竟尔长逝，为之震悼不已。上月来京时，同人曾约集觞于同和居，言谈犹昨，而今已隔世，人生如朝露，不胜叹息。承寄古籍书店书单，仅《徽州府志》尚佳，余似无可取，故不另奉烦矣。谢谢！西谛返京之期，闻在十一月中（郑太太如此云云）。康生同志新从杭州松泉阁收得明末黄嘉惠刻本《董西厢》，图甚精细，开版清朗，此本他处未见，不胜羡慕之至！此外又见嘉靖《山西通志》，价八百元，已为馆中收之。北京图书馆藏元本苏辛词（叔弢先生捐）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借去景印，想公已看到。此二书里曾作跋，出版社理应寄赠一部，但迄未收到（里曾两函刘哲民先生查询，亦未置答，以前刘先生来函甚频，最近忽又寂然），深以为奇。鸣放期间，不知伊有无问题（可能是近来忙于整风学习之故）？敢恳吾公就近（康平路距天平路很近）委托贵会一同志前去一问：（一）刘哲民先生近况如何（路工同志也很罨念他）？（二）关于辛苏词，及以后其他稿件联系，现在该社由那一部那一位同志负责，以便通函。琐琐读神，感激不已。据张明善言，梦家事，尚未结束，正在交代中。向达是个右派分子，想公在《文汇报》上已见到。闻问题相当严重，北大已开会斗争多次。又闻今天下午和晚间，北大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进行批判，不知如何结束也（闻王有三在北大也有问题）。报载公宝刀不老，立场坚定，此间熟人，无不同声钦佩。中秋已过，冷暖不时，乞加意珍摄。拉杂写此，不恭之至。再请近安。

末学 万里再拜。

九·二九

国庆后馆中将全面展开斗争张申府（此人现在家里纳福，久已不上班）。

宗威先生同此致候！

五月中曾写《皖南访书记》，九月份《旅行家》已刊出，乞公和宗威先生多多指正。又叩。

9、（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）森老赐鉴：接沈宗威先生函，得悉《古灵集》蒙大会协助，得以解决，至感至感。昨由馆中汇去书款二百元，到希警收。该书发单，便希寄下，以便报销。原书一册，请即交邮挂号寄交里收（包扎费、邮费请开单告知，以便续汇）。上月文化部将所属五十多个单位下放给地方领导，我馆和故宫博物馆、历史博物馆等四十多个单位，下放给北京市文化局领导。现在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直接领导的单位，仅有文物出版社。文物局干部也减至十二人。王振铎下放到故宫，任研究员。葱玉和傅忠谟、王毅等仍在文物局。我馆虽然下放，但全国性性质未变，文化部仍旧可以行文来指示。以上各节，想公或有所闻也。匆匆，即请

近安

末学 万里再拜

廿七日（附信封，上存 1958 年 8 月 31 日上海收函戳记）

10、（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）森老赐鉴：接航谕，慰悉慰悉。《温公集》得贵会和吾公协助，公私俱感。前日文化部在此举行苏联赠还珍贵图书展览招待会，西谛部长亦出席，谈及此事，渠云可请吾公全权办理，或先给价五千何如？至大米一千石之说，当然不足为训，未知公意云何？受大翁氏捐书最后一批，近由文物局移送到馆，《石林诗话》、毛校《山海经》确是好书，已为之重装做匣，珍袭藏之矣，知注特闻。勿上，即请

近安，并祈

顺时珍卫为禱。

后学 万里再拜

九月十日

宗威先生均此致候！

贵会致馆中一函已收到，不另作覆。又及。

11、（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）森老赐鉴：顷接惠电，得悉《温公集》前途落至六四〇〇元，当与杨殿珣、张全新两同志商议，佥意照目前形势，私人向公家出让书籍，似以稍低为是。五千元如果不能同意，可否稍增至五千五百元如何，请再倩人与老太婆折冲一番，一切请卓裁为感。西谛先生日内即将出国访问，约年底返国。此间新收钱牧斋《武安王集》手稿（《读书敏求记》著录）三册，陈奂手跋，又得士礼居抄本《玉峰志》（从祝允明抄本传录），黄跋三段，皆佳。近来健康如何？务请节劳，多多休息。勿上，敬请

近安

末学 万里再拜

十月十一日下午五时

宗威先生同此，不另。（附信封，上存北京 1958 年 10 月 14 日邮戳上海 1958 年 10 月 16 日邮戳）

12、（约一九五九年）森老赐鉴：在沪得聆教言，并蒙协助，公私感荷，匪可言宣。报载《艺文类聚》宋本重现，海内震惊。此间中华书局拟借付景印，可称书林佳话。寄来宋本《荀子》等照片三张

收到。照相款由馆中会计组寄上，想日内即可收到。匆匆，顺请

近安

万里再拜

九日

沈主任、稚柳先生、汪庆正同志同此致候。

13、(约一九五九年)森老赐鉴：昨寄一函，忘了一句话。回京的第三天，就把张东海的卷子面交常维钧先生了，请勿念。昨在书店中看到一大批吴兔床、陈仲鱼的手稿，要价二千元，实在太贵。又见明红格绵纸精抄《唐宋白孔六帖》，首有韩驹序文，明本无之，有王敬美藏印，书品甚佳，索五百元。拉杂书此，即请

近安

万里再拜

十一日

稚柳先生同此。

14、(约一九六一年)森老：惠书敬悉。稚柳先生……泥七匣，收到无误。其他两匣，即……先生带回。此事赖……公大力协助，感荷之至！汇来二十元，馆中……组亦已收到。《宝晋英光集》与敦煌写本（目前仅知建初十二年写经和里在沪时所收初唐写经，均有年号）须照几寸片？便请示知，以便开照。近来尊体健康，想有进步。天暑，请多加珍摄。即请

近安

末学 万里再拜

七月□□

15、(约一九六一年)森老赐鉴：前接惠书，敬悉种切。稚柳先生返沪，带去尊藏印泥两盒，到请检收。此物因无便邮，未能早日送还，至为不安。又带去《宝晋山林集拾遗》胶卷、敦煌写本照片，请贵会检收后将款径汇北京图书馆。款到后，当由馆将收据寄奉，以便报销。入秋后天气转凉，祈多加珍卫。

匆匆，即请

近安

末学 万里

八月十八日

稚柳先生暨贵会诸同志同此致候。

16、(约一九六一年)森老赐鉴：前寄一函，想早到。今日张明善来谈，渠已被紧缩下来，希望公能设法为他另找工作。现在各机关都在缩编，想此事很难实现也。稚柳先生返沪，各物想已收到。公近来身体如何，请多加保重。匆上，即请

近安

末学 万里再拜

九、一

17、(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)森老：许久未通音讯，想念为劳。里从十二月下旬起，忽患左面部神经麻痹证。左眼不能紧闭，影响视力。口部也歪斜不正，有异样的感觉。吃东西时，也不便。亟去中医研究院做针灸，又去北京医院进行烤电、照太阳灯、疗、按摩，并吃中药、西药，打维 I、维 III 针。在家休息，不上班已二个多月。现时已渐渐复原，口部、眼部已好转不少。大约再有三个月，便可全部复原。日前梦家兄来舍，知蒙关注，感激之至。吾公近时精神如何？腿部发肿否？晚上能安睡否？甚念之！天已转暖，诸祈珍卫不宣。匆上，即请

近安

后学 万里再拜

二月廿九日

18、(年份不详)森老赐鉴：昨奉惠书，敬悉种种。书款七千五百元早已汇上，想已收到。兹又续汇包扎等费二十元，如不敷用，请示知，即当续寄不误。渎神，至感。天暑，祈多加珍摄。血压稍平否？甚念念。匆匆，即请

近安

末学 万里再拜

七月廿五日